

蒲松齡集

四



〔清〕蒲松齡著  
路大荒整理

# 蒲松齡集

第四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磨難曲

## 卷一

### 第一回 百姓逃亡

衆流民上云：「孩子餓的吱吱吱，老婆待中巴焦，還爲錢糧大板敲——寧死他鄉不受大板敲！老天老天，怎麼給真個年景，還給真麼個官兒！」

〔耍孩兒〕 不下雨正一年，早下去二尺乾，一粒麥子何曾見！六月纔把穀來種，螞蟥吃了地平川，好似斑鳩跌了蛋。老婆孩一齊捱餓，瞪着眼亂叫皇天。

縣公老馬，嗔人報災。大家去上司告了，即時委了一個官來查勘。老馬便送上二百銀子，着他休報成了災。

大家去告上臺，他雖然把官差，那眼睛沒長在額顱蓋。滿坡一片皆紅地，只有幾科葛朮稽，便說螞蟥不爲害，還說有八分年景，都休要望想成災。

雖然說不成災，卻又自家看不上，坐在那轎裏麻瞪着兩眼，見一個莊裏沒有朮稽，便說這莊子成的是災。合縣裏四萬頃多地，成了二百頃災。

起了本按莊村，照地畝赦三分，有災無災全不論，都着螞蟥吃了個淨，何曾一點受皇恩！家中器物折蹬盡，還要去按限比較，三十板打的發憊！

昨日比較，打了我二十五板，及乎死了！俺一堆捱打的，一霎死了兩個，發渾的還有。不早些拿腿，只等的走不的就晚了！作哭介

瓢一扇棍一條，拿起來先害器，這飯可是怎麼要？祖宗留下幾畝地，只望兒孫守的牢，如今避不的親朋笑，遇着這鋪囊物件，一旦把墳墓全拋。

我這二日聽這說，咱這儉年去處，朝廷家知道了，已是把錢糧全赦。有說是文還沒到的，有說老馬押起來的。王大說也是有的。常時打的還善和些，這一向打的甚狠，想是他有了信了。

相傳着有赦條，說是他押住了，又說還是不會到。這一向來打的狠，二十五板命難逃，這裏頭想是有點竅。他安心把糧打起，見了赦一並上腰。

可只是就明知他這等，性命要緊，怎麼樣的！

朝廷就赦了糧，俺已是一擔筐，在家也是沒投向。逃在他鄉就餓死，俺善人埋在俺亂三崗，勝如打死公堂上！俺如今主意已定，流水走不用商量。

一個說如今可也通不成個世界了！俺莊裏有一個老秀才，家道雖不大富，還有一半石陳糧。他居家五六口人，指望著攪糠攪菜的，多吃會子。昨夜晚被一夥人進去，將穀搶去，把老頭子打死。他那兒媳婦，現如今找主，代給人家支使。

七八十一秀才，爬個窩沒有材，摘扇門來把尸蓋。夜來還有支使的，今日出來當奴才。說起這事真奇怪。這冤屈對誰告訴？真正是無妄奇災！

一個說道：他不該報官麼？又一個說：雖報官待怎麼！俺那鄰莊，燎死了楊善人，姦了他的令愛，他那兒子還小。那地方、鄰右都替他不平，大家給他報了官。官府着了狀，捧下呈子來，大怒說：「他自己不告，與你們何干！」

官不論是和、非，聽的人說個賊，總像犯了他祖宗的諱。到是賊人全無事，還是失主吃橫虧。不拿人，有理合誰對？可恨那鋪囊被殺，一似坐縣的李達！

看起來，此一時只該做賊。做賊的搶着吃，奪着穿，怎麼肯逃？但只是到了當官，雖然無事，自家覺着也難見人。除了逃還有甚麼生路？衆人都哭了，掩面說道：「咳！好不悲嘆人也！」

不肯當忘人頭，做了賊又害羞。堪堪餓死何人救？從來不曾討飯吃，待要不吃肚裏嚙。叫奶奶自覺面皮厚。多虧了好官看顧，教闔縣南北遷流！

哎呀！蒼天呀！聽的說朝廷爺極仁慈，若有官好的替咱訴訴這些苦楚，休說赦錢糧，還賑濟也是有。怎麼就大小官員，都沒有攬着一個愛民的？

知道咱苦和甜，全憑那上下官，朝廷好那裏撈着見？下頭知縣不肯報，上頭大官不肯言，萬歲爺怎知道盧龍儉？休指望赦糧賑濟，就赦了那恩惠難沾。

長想着，那一年大赦了錢糧，沒封的就便宜了那滑戶，封了的就便宜了那縣官，那好百姓沾甚麼恩來！

奉旨各處都開飯場，那米未曾發縣，上司就落起了八千石，發在廠裏，那衙役又偷去了六千石。煮出粥來，那衙役的親戚、朋友、兄弟、族人，盡吃的是朝廷家飯。廠裏的人許多餓死。那萬歲爺那裏知道的！前遇着大儉年，萬歲爺動愛憐，發了漕米百萬石。賑濟賑的是衙役家狗，賑濟賑的是州縣官。飢民餓死了勾千千万萬！若遇着洪武皇帝，剝的皮堆積有如山！

一個說道咱的苦楚一時也說不盡，就說煞那朝廷也聽不見。咱還商議，這飯是該怎麼討法？一個說道我可教的給你。你把喉嚨打掃打掃，大叫道：「爺爺呀，奶奶呀，捨俺一碗飯哩。」一個說不好，不好！這樣打磚了。衆人說依你怎麼樣？這個說依着我，我是兩手扳肩，到了門上，先呌喝一聲，纔叫：「爺爺呀，捨個錢，生個兒來中狀元。奶奶呀，捨碗飯，家積餘糧千萬石。爺爺奶奶給個飽，積下萬個大元寶。」一個說不好，不好！這也像叨貧話的，不大雅致。有一個說儉年裏我曾討個飯。衆人說你是怎麼着討法？這朱二說我是打蓮花落。衆說妙，妙！你就是個老師，俺就跟着你學罷。朱二說您可好生接和着。近來街上新編一套小曲兒，我學了幾天纔會了，今日用着他了。您都聽着。

〔蓮花落〕萬民造孽年景荒，田地焦旱麥枯黃。蓮花落。

您都啞了麼？全不做聲一聲。衆人說怪罵人的。朱二說這個待要飯吃，還怕害罵麼？咱從此散了，各人顧各人罷。衆人拉住說你休焦，俺都接聲便了。

萬民造孽年景荒，田地焦乾麥枯黃。共總種了十畝麥，連根拔了勾一筐！蓮花落哩溜蓮花。

朱二說極好！就是這等。我收拾着幾件樂器，分散給您，沒有的拍手亦可。果然取出梆梆鼓，插兒機，交於別

人。嗽一聲說：好好着咱就來。

六月半頭下大雨，晚穀種的甚相當，長來長去極茂盛，眼看就有尺多高。實指望秋禾接接口，誰想天爺不在行！遮天影日，螞蟥過，朝朝每日唬飛蝗，把穀吃了個罄溜淨，莊稼何會上上場！大家沒法乾瞪眼，餓的口乾牙又黃。一窩孩子吱吱叫，老婆子挖菜插粗糠，老頭子不濟癩着了，出不下恭來絕氣亡。大家告災到了縣，知縣不肯報災傷，衆人又望上司告，差下鹽正道老黃。知縣怕他實落報，送上厚禮哀哀央，他轎裏底頭麻瞪眼，合縣報了幾個莊。百姓跟着號啕痛，搖頭怒喝臉郎當，一溜飛顛揚長去，罵聲空在耳邊廂。軍門照着起了本，按莊赦了三分糧，哭的哭來笑的笑，人人祝讚那公道娘。路上行人多淒涼，暫時不知死合亡；鄉裏人民都散盡，城裏大板大比糧。近日相傳有大赦，越發狠打苦難當！一限擡出好幾個，莊莊嚙嚙出新喪。與其臨死臂稀爛，不如囫圇死道傍，今日還能沿地走，運氣極低算命長。俺也不指望逢大赦，指望出門逢善良，一路無災又無難，安安穩穩到汴梁。天爺睜眼不殺死，他日還能返故鄉；貪官拿去年成好，正紙大鏢又燒香。蓮花落哩溜蓮花。

朱二說極好了！咱可以合打上來了，不愁餓死了！衆人都哭了，說就是故鄉難離！這也說不的，咱就去罷，去罷。

〔耍孩兒〕一擔筐一扇瓢，上羊腸路一條，未曾舉步淚先吊。半世生長一塊土，今爲荒年一旦拋！這回生死也難料。待要在家中守死，那官家枷打難招！

詩曰：成羣逃難向他鄉，淚流千行與萬行；

只等天爺開了眼，再招白者認家鄉。

## 第二回 貪官比較

衆百姓拴繩上白咳！俺好苦也！家中升合無糧，看看餓死，可有甚麼納錢糧！——聽說大赦將到，那官家越發打的狠了。今日拴來，這性命休矣！

〔耍孩兒〕衙役們好似賊，有了錢放他回，俺無錢該受這昂賊罪！拴着脖子受了氣，上堂還不知怎麼捶，不死也把皮來退！這一限若還不死，只得遠走高飛。

這一回，咱這裏頭只怕有打死的了。一個牛大跪着那差人，哀告說大叔，我這肚裏沒食，十板就打死了！你放了我，積個陰德罷。差人說我從來不積陰功。又哀告說你殺生不如放生好。

半年來常忍飢，又無食又無衣，吊了一口遊遊氣。休說打到二十板，七八下子死無疑！打殺我與你也無益。你若放我回去，我只是磕頭作揖。

差人瞞着臉說賊行子！磕些頭也積不的私房。若是人人磕頭，俺倒餓死了哩！一個說你這個人好聳，跪噪子當了甚麼！死活的由命，哀告甚麼！

你若是命該終，放了你也活不成。壽限亦是前生定。若還今日不該死，人待殺你也不能，何必搗頭還擇命？一個人全沒志氣，你就就辱沒祖宗！

正然說着，聽的發梆。差人說三梆完了，帶上去罷。



官扮老馬上云：爲甚人人望做官？三柳響罷面朝南。這班生意真真好，板上皆生銀子錢。

白：自家馬臺，盧龍知縣是也。朝廷大赦將到，若不速比錢糧，數日之間，設或赦到，只壓三兩天，那銀子能有多少？今日且不審官司，快把那比較牌擡出。衆人答應一聲是。

開聽說有赦文，錢糧只封六七分，不肯折證那糧食困。我就狠狠的只顧打，他沒有糧食也賣人。想是我打的還沒甚，完了糧赦文纔到，我只說拖欠在民。

范秀才上云：錢糧打的甚狠。我已完了七分，上去告個寬限，或者可以依允。上堂跪下說道：稟老父師：生員錢糧完了七分了。

端端帽整整衫，望公座堂上參，開口就把父師念。衣服典盡牛馬賣，未到秋成小麥完。錢糧目下實難辦，老父師恩開格外，一兩限稍稍從寬。

縣官大怒道：奴才！你要梗老爺令麼！一行罵着，就丟下籤來了。

罵一聲狗生員！欠錢糧不待完，一人就要壩住堰。給我拉去着實打！打殺秀才我敢擔！戴着頂頭巾粧體面，打一個給閹縣看看，莫叫他眼裏沒官。

拉下來，喊了一聲就打。打到十五板上，就不做聲了。皂隸裏道：死了。老馬掙了一掙，纔說怎麼死了？待我看來。看了看，轉身說道：我只打了他幾下，不料他就沒了氣。可是該怎麼樣呢？也罷罷罷，已是如此，我破上打來的這銀子，丟了便了。

他也是運氣低，人都捱到三四十，十五板怎麼就斷了氣？也不怕他歪告狀，只怕軍門具了提。人已死了。

如何治？出上我自己不用，現放着打來的東西。

呀！不知死了多少人，今日這個人怎麼把心跳起來了？我待不比了，怕人看出來。不免坐下再比。

便叫趙大。答應一聲，說小的完了九分了。官說你是個好的，下去罷。又叫錢二你封了幾分了？答應一聲，

說八分了。官說也罷了。下去，速完。又叫孫三你是封了幾分數了？答曰小的是七分，下去就全完了。

官說好，好，下去快完。下邊一羣上來說小的們李四，周五，吳六，鄭七，王八，馮九，都是七分數了。官說也

罷了。都走下去，速速封完，暫且免打。官退了堂。衆人出，不勝之喜，都道牛大，怎麼沒死了你！

〔倒扳槩〕歡歡喜喜出衙門，不曾打死叫人擡。命裏不該今日死，見了閻王放回來。回來笑滿腮，歸家還見老婆孩。今朝來闖鬼門關，關門一過保平安。上堂不曾打一板，好該妻子得團圓。真是難，燒紙燒香謝老天！

家中不知怎麼盼望，俺走動些。

下，老兒拄杖上，作嘆介白我兒拴去比較，到如今不來，不免去望望。婦人上自牛大爺那裏去！老兒說我那兒拴去比較，不見回來，少吉多凶。婦人說我也去望望俺那兒。老兒說您那兒壯實還不妨。我那兒每日忍飢，

今早做了三碗飯，他留下兩碗給我吃，他只吃了一碗去了。一打就死！哭着說天哪，天哪！

〔耍孩兒〕出門去上了繩，低着頭進了城，沒有錢嘴也不敢硬。餓吊了一口氣，打到十板活不成！這個必定送了命！他若是有些好歹，我也就有死無生！

婦人也流下淚來說俺那兒也是打了一頓的了！

俺家裏無分文，俺還欠幾分銀，匙箸碗碟折蹬盡。上限拿了去比較，二十五板打了個昏，板瘡還有一大稔！這一回若再捱打，必然就性命難存！

小孩子上白，婦人含淚問道：小喜兒，往那裏去？孩子說：俺爺去比較的了。俺娘着我出來打聽打聽，看打的動彈不的了，好找個人去擡他。老頭說：咳！可憐，可憐！

儉了年已難禁，又給個官索殺人，老天罰的忒也甚！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送斷腸人！家家都交死絕運！老天爺你幾時睜眼，看看你受苦黎民？

樵夫上，婦人說：好了，那不是俺那鄰家賣柴來了？俺問個口信。陳大哥，你從城裏來麼？沒聽說比較的是如何？樵夫說：我在關裏賣了柴，就回來了，沒進城。老兒說：若有凶信，你就實說，何必隱瞞？樵夫說：我實是不知。就是聽見人言亂傳說，是打殺了一個秀才。老兒跺腳說：咳！一個相公還打死了，俺是甚麼！罷了罷了！死也死也！

秀才打的見閻羅，況且小民直甚麼！必然定有非常的禍！今朝逢限該比較，俺莊去了十個多，不知打死了一個？唯有我兒太弱，定是他不能存活！

比較人作歌上〔倒扳槳〕好似死囚上殺場，人人保不就存和亡。誰想去了人十個，歸來還是整五雙，整五雙，老子娘，又得團圓在一堂。

老兒說：遠遠望見一夥人來，只怕是比較的回來了。小孩兒說是，是那不是我爹爹呀？老兒說：你看見我家裏，您牛大哥了麼？孩子說：沒看見。老兒說：必定是打死了！咳，天哪，天哪！比較的人來到，孩子叫道：牛大哥

休哭，那是俺牛大哥來了。老兒拭淚說道：我兒，你來了麼？

〔耍孩兒〕俺這裏望眼穿，誰敢望再團圓，料想不得重相見。到家收拾逃性命。在家也不過受飢寒，何必定把家鄉戀？但免了官刑打腿，那管他東北西南！

### 第三回 闔學公憤

衆秀才上白列位諸兄都到。范子廉被老馬打死，人人共恨，大家不可不動個公憤。衆人都說這是自然。

〔耍孩兒〕范子廉一好人，教子弟養雙親，生平不把衙門進。錢糧完了七分數，打死當堂命不存！闔學豈可無公憤？若知縣要殺就殺，何必這付衣巾？

衆人說大家一齊上前，休要退前擦後。

做堂堂一丈夫，那義氣不可無，搖着頭算不的人之數。把他惡款開詳細，告了軍門告總督。大家一齊往前做，若有退前擦後，定教他地滅天誅！

一個說道雖然如此，這張呈詞，須得個好手做做纔好。一個說這呈子，必須張鴻漸妥當。衆人都說極是極是。他不但筆法高，是他名重，不可不借重他。

一爲他爲人公，二爲他文章通，三來爲他名聲重。他那裏聽說這件事，未必不咬的牙頂平，俺求他那有心不動？他從來慷慨義氣，到可以患難相同。

俺就去求他的，不必遲延。衆下，生扮張鴻漸上白：不幸盧龍遇儉年，城中又復坐貪官。男兒不遂冲天志，

要得安生難上難！自家盧龍秀才，姓張名達，字鴻漸，年方一十八歲，頗有個微名。但是時運未至，不得不懼禍藏身。今遇荒年，又遭着知縣貪酷，聽說打死了范子廉。這等暴虐，好不怕人的緊！

既不幸遇儉年，又遭着虎狼官，打了牙只望肚裏嚥！明日大赦已將到，竟把錢糧封納完，閉了門且吃安穩飯。范子廉忒不自愛，何必去當堂求寬？

衆秀才上自來此已是張鴻漸家，不免扣門。張兄在家麼？鴻漸說甚麼人叫門？待我看來。作開門介呀，衆位兄臺，從何處而至？請請。衆人入門，揖介，坐介張鴻漸說諸兄齊臨，有何見教？衆人說有事奉央。

馬知縣大板敲，范子廉命難逃，大家要往上司告。這張呈詞極要緊，須要做的手筆高，想來無如兄臺妙。更求寫尊名在上，大丈夫定不辭勞。

張鴻漸說如今事道難言，衆兄臺也要三思。衆人說老馬惡貫滿盈，且是一個秀才，明明打死，料想也無甚麼凶險。張鴻漸說小弟斷不能從命。

我是個真獸瓜，年紀小知甚麼？說不出句利亮話。不敢逾限等大赦，明二暗三任他加，受不了衙役登門罵。休說是上臺告狀，並不敢出入官衙。

且扮方氏自自家方氏是也。客房裏何人說話，待我聽來。聽介兄臺不爲范子廉，只爲閩學情面。若還不肯，大家都跪下了。張鴻漸背云這麼處，這麼處！且轉身云這事不同小可，只怕丈夫失了主意。叫丫環快去請你姑爺來。丫環出來稟道有請姑爺。張鴻漸轉身說道小弟告便，去去就來。方展子迎著說道我聽了多時了。官人休失了主意。如今伯母就待出喪，借此推託，豈不是好？

秀才們做事鬆，得了勝都居功，人人會託花槍弄。如今只論錢合勢，衙門裏不合你辨青紅。況你孤單無伯仲，若還是萬一不好，那時節受苦誰疼？

張鴻漸說娘子說的極是！疾忙出來對衆說道：這是闔學的公事，小弟極該奉陪。但伯母發喪有期，萬萬不能從命。若是我做呈詞，這個不敢辭勞。衆人說：張大哥既不肯入夥，目下就請動筆。這是他的惡款，你看看好做。張鴻漸接着，一行行吟哦了一遍，纔下筆寫道：

具呈人閣學生，只爲着貪酷情，加三火耗錢糧重。聽說有赦着實打，打死了欠戶四百名，秀才也喪殘生命！望老爺即時拔救，不得不激切上呈。

做完了，衆人拿過來，也齊吟哦了一遍。說道：極好，極好！張鴻漸說：這款單上的衙役，證見，勞衆位兄臺拿去填寫去。衆人說：有勞了！俺今日還要起身哩。就請別了。張鴻漸送至大門外，一拱而別。

詩曰：呈詞精微筆如刀，句句真情非放刁；

世上若還有公道，一張冤狀恨全消。

## 第四回 軍門枉法

衆秀才上白：咱們自從遞了呈子，軍門差了兩個承差去拿人，這也是好幾日了，也待好來。咱不免去院前聽候，以便銷到。

〔耍孩兒〕 告人命告貪酷，告知縣告衙憲，認上頭只得望前做。無的不敢說上有，有的不肯說上無，賊證

分明有過付。咱且去伺候銷到，也聽聽氣色如何。

解子押衙役代鎖上。衆秀才拱一拱，說道齊了麼？答應齊了。聽的掌號，都說三咚了，大家伺候過堂。副扮軍門上詩：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，騰騰殺氣報乾坤。有人來告貪州縣，白刺蝟來拱大門。俺北直軍門藏品是也。俺今日官至二品，位至八擡，出門去前呼後擁，轎前磕頭者無其大數，也算的是個尊之極矣！我想人生在世，冷桌熱櫈，鑽東慕西，巴不能做個大大官兒。若是像那古人，要赤心報國，愛養百姓，這就是從苦上去求苦，豈不是個獸瓜？到底是掙些銀子，蓋些樓閣亭臺，買些舞女歌兒，落得終身快活。前日那盧龍秀才，告着那知縣老馬，這不是送了個財神來了麼？且不論事情真假，單看那馬知縣的意思若何。他若是待認一分真，就是一分真；他若待要十分真，就是十分真。我也不合他計較，或者他也不是個傻子。今日來銷到，不免給他個下馬威，也教他早早安排，上了堂自有道理。

馬知縣不大肥，兩個眼好似賊，他來磕頭會相會。從來善錢也難捨，須索給他個下馬威。看待要個甚麼罪，略略的針針纔好，想他也知道理虧。

上堂坐介，解子上稟啓稟大老爺：盧龍那一案，都拿到了。軍門吩咐代上來。一千人都上堂跪下。軍門大喝道：這一千奴才都是該死的！馬知縣也該砍頭的！暫且上刑收監，伺候下夾棍，到過午時夾您這奴才們！一千人下來，衙役們送了監裏去了。秀才們都歡喜道：好明白老爺！咱且聽候過午復審。下，盧龍內司上白：俺乃馬知縣胞弟馬如飛。是日老兄給我一萬兩銀子，託我上院裏打點。那老兄也是個苦瓠子，若掙銀錢，到家也沒有看顧兄弟的。我安心打點七八千，落下兩千，扁在腰裏。不想昨日託掌稿的李洪圖送進去六千，

裏邊問：「若求兩家無事，便就收下；若要倒了原告，還得添添。」我想，銀子是事細，兄弟要緊。若再加二千，不過壞兩個功名，盡之矣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一萬兩銀子，都給了他，把那秀才們問他個七死八活，也好在廬龍做官。

一不做二不休，萬兩銀子要全丟，有錢買的天門透。上堂若是分辨理，款單呈詞一筆勾，行行都成了牙疼咒。問他個頂門反坐，只交他斬絞徒流！

（馬如飛說）來此已是李洪圖家，待俺叫一聲：李大爺在家麼？李洪圖出來，拱了拱手說有甚麼見教？咱裏邊說。兩個進門坐下。馬如飛說還是爲家兄那一件事，還求李大令相爲。李洪圖說大爺吩咐，說令兄原是死罪。若是單求免死，前日那些數目，小弟就還是送進去。馬如飛說小弟又借上了兩千，湊足一萬之數，只要那原告反坐，問兩個死罪纔好。李洪圖說這甚容易，我管效勞。馬如飛於腰中取出，說道這是黃金六百兩，白銀四千。作了一個揖，說道借重借重！明日家兄還另有酬謝。李洪圖說小弟合令兄就至厚，那一遭不蒙他厚賜？小弟就送進去。馬二爺，你只聽着審理便了。請了。並下，衆花面扮衙役代饋上云：哎呀！不爭一時快樂，幾乎吃了大虧！若不着能捨大錢的老爺，咱今日一羣吹鼓手弔下驢來，只怕都回頭朝下哈哈哩。又笑說妙妙！咱那老爺送上了銀子八千兩，還怕他怎的！

〔桂枝香〕做的太過，委實也錯，惹弄的遞起公呈，幾幾乎弄成大禍！俺怎生奈何？多虧了那元寶千個，財帛耀眼，買透閻羅。上堂那論理合表，開開門只用嘴擱移。

今日復審，咱且一邊聽候。下，衆秀才上一秀才被知縣打死，大家動了公憤，遞了公呈。軍門到也明白，



即時發票去齊證見。今日人犯俱全，聽的說老馬送上了一萬兩銀子，給了撫院，未知的與不的？或者也不致過於大差了也。

軍門尊貴，威風無對，雖然說貪了就昏，料想也良心難昧。就原告吃了虧，也沒有砍頭大罪。平穩凶險，只在這回。今日若還趕逐出，大家便是一頭灰。

咱們沒有情面，又沒有銀錢，只得聽天由命而已。咱且一邊伺候。下，淨花面濃裝扮軍門上云幾千幾百講冰凌，任俺當堂定死生。前擁後呼八人轎，居然一個小朝廷。哈哈！做大官的有這樣好處，不用開口，自然成千成萬送將進來了。

呵呵大笑，大官真妙，不開口州縣皆知，一伸手萬金就到。現成成全交，送將來還愁不要。若不如意，一筆勾銷！生死參罰在我手，盡他乖變也難逃。

盧龍知縣被那秀才們告他貪酷。我豈不知他貪酷？但他送了一萬銀子，要俺把這些人砍頭充軍，不得不敬從尊命。

銀錢所在，仇家不怪。一霎時舞人歌兒，一霎時樓閣成塊，還坐轎人擡，似這等誰人不愛？使人錢鈔，與人消災，嘴臉回頭變，登時黑白翻過來。

叫那盧龍知縣，那一起犯人進來。喊了一聲犯人進。軍門說叫盧龍的衙役進來。便問您這些衙役，如何撥官害民？衙役說小的都是奉公守法的。只因那秀才們結了黨，要把持官府，縣公不遂他的意思，纔刁告大老爺案下。望大老爺施恩公斷。